

Brilliance of Gold and Silver Art -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Gold and Silver Crafts in Tang Dynasty through the "Buried Treasures from China's Golden Ages" at British Museum, London

一 華風展銀雕金

從大英博物館「中國黃金時代的地下珍寶」略談唐代的金銀工藝

曾 肅良 Su-liang Tseng

英國萊斯特大學 (National Leicester Univ.)

博物館學博士候選人



唐代銀胎鑲金提梁罐
1970年發掘於西安

由英國泰晤士報(The Times)與英國保誠保險公司(Prudential)聯合邀請大陸的博物館界，提供近年來在大陸考古挖掘中所出土的代表性文物，於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在大英博物館盛大展出的「中國黃金時代的地下珍寶 (Buried Treasures from China's Golden Ages)」展覽。是自一九九六「古中國的神秘 (Mysteries of Ancient China)」的展覽在大英博物館造成轟動以來，又一次重要的中國文物藝術品展覽，開幕當天，又再度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大量人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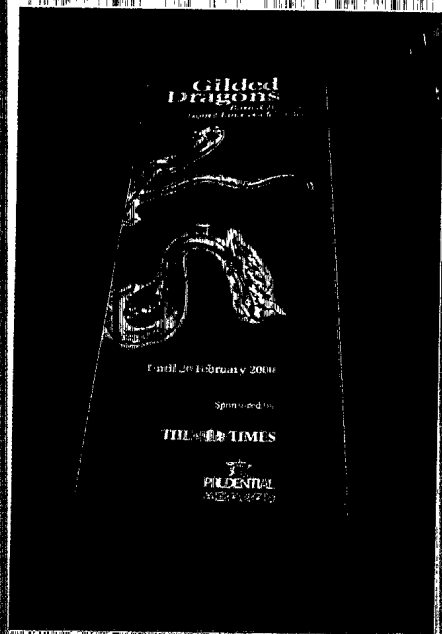
唐代金銀工藝是展覽重點

此一展覽集結了一百二十件包括陶瓷、金、銀、銅、鐵、玉石、水晶等各種材質的珍貴出土文物。展出件件精采，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從數量和比例上，得知其展覽的主要的重點文物，還是放在唐代金銀器工藝上，如金樹飾片、金銀髮簪、金銀容器等等。大英博物館利用了大紅的色調做為展覽館的基調，大紅的牆壁、絳紅的地毯搭配柔黃的燈光，使得整座展覽館充滿溫暖而華貴的氣息，恰好用來襯托出金銀器的華貴與動人的光采，大英博物館更以中英文對照的圖解與文字說明，簡潔地解說文物的特色與來龍去脈。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系列的黃金飾龍作品。擺在展室正中高臺上的，是一九七五年出土於西安的唐代鐵心鑲金龍，整件作品巧妙地以前肢為支點，達到一種不可思議的平衡美，鑲金龍身形矯健，瘦頸細尾，以S形的擺動之姿，朝天飄揚，前肢後挺，前爪則微微內傾而拄地，似乎剛剛倏忽從天而降，龍首則掠向前方，張嘴吐舌，做出怒目圓睜，向前睇視之勢。此件作品雖然高度只有三十四公分，但是耀眼生輝，姿態威猛懾人，其動勢尤若欲再度騰空而起，其充滿張力的美感，足令滿室驚賞，只見觀眾每每駐足良久，更有人在一旁手持速寫簿，專心地描繪。

「赤走金龍」與法門寺的「佛骨舍利重函」

另外兩組金龍作品，一組為一九七〇年出土於西安南郊何家村的「赤走金龍」，此對唐代的金龍長度各只有四公分，係以純金製成，做工精緻，眼眉清楚，全身刻滿細小的鱗片，四肢落地行走，尤如走獸麒麟，它們是十二件小金龍的其中兩件，出土時它們與十二件鑲金鸚鵡紋銀提梁罐(第八十二號展品)一起被發現，它們分別被放置在一隻金葉子之上，底下堆滿各色寶石，學者



位於大英博物館內的大亞歷山大書院

們相信它們是大唐天子的象徵。

另外一件作品則為一九七九年發現的唐代的青銅鑲金龍，現存放於西安文物保管所，此龍高十八公分，獨角豎耳，巨牙捲舌，身形細長，背有巨齒狀背鰭，展現出昂首闊步之姿，相當生動。

一九九一年在陝西發現的二十二片唐代金銀飾片，不論人物、走獸皆充滿異國趣味；而一九七〇年在陝西發現的一對白玉鑲金手鐲，鐲扣為龍首，金片雕飾精美，雖經千年，仍然熠熠生輝充滿富貴氣質。

展場另一件引人注目的，是一九八七年在法門寺地宮所發掘出的一系列佛教文物。一套盛放佛指骨的舍利套函，從大套小共五層，由最外層的檀香木寶函，接著鐵函，鑲金銀寶函以及水晶椰子與玉棺，其中鑲金銀函飾滿佛像及曼陀羅圖案。一尊鑲金銀捧真身菩薩，則是當時的高僧澄依為恭賀唐懿宗三十九的壽辰與供養佛骨舍利而奉呈。

中亞西亞金銀工藝傳入中土

根據目前的認知，在中國的上古社會，手工藝的重點主要放在青銅器與玉器工藝上，由於金銀工藝與青銅器與玉器的技術相關性不大，金銀工藝並未有明顯的進展，一直要到春秋、戰國時代以後，由於受到中亞西亞民族文化的影響，金銀工藝才逐步發展成熟，但是主要仍用在裝飾銅器、漆器、木器等，而非做為容器器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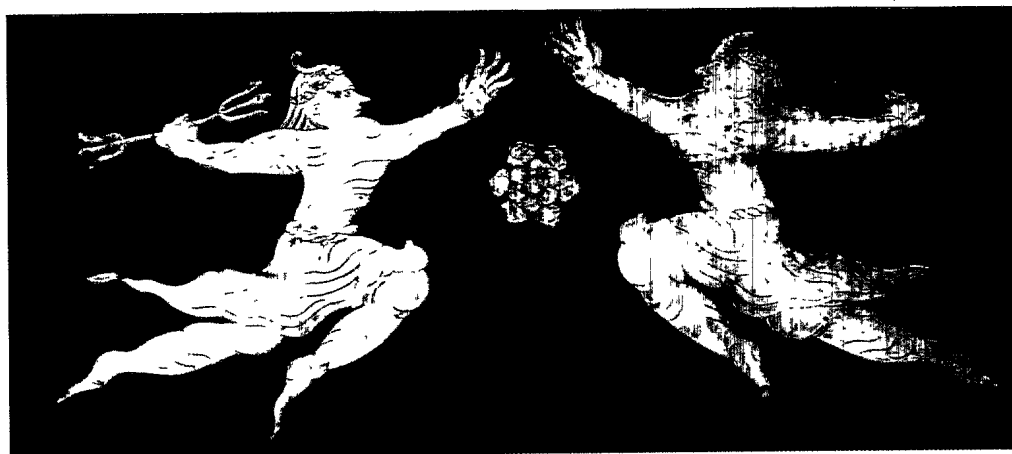
在隋及初唐之時，沿著絲綢之路，中東地區的銀器，尤其是波斯薩珊王朝(Sasanian periods)時代的大量精美銀器，被帶入中國貿易或做為朝貢品。而在七世紀中期，更有許多中亞的金銀工匠，為了躲避阿拉伯人的入侵，而進入中國，使得金銀工藝在中國快速發展。

黃金不褪色、不生鏽的特質，以及不像琢玉般的耗時費工，又可以被熔解或延展成各種裝飾，來搭配其他材質的特性，一直受到各民族的鍾愛，依據歷史典籍的記載，至少到唐代道家的煉丹術士，已經將黃金的持久特性，視為長生不死的象徵，而當時盛行的佛教也一向以金色做為佛陀的象徵之一，以上種種因素，遂使得黃金工藝逐漸博取中國人廣泛的喜愛。



展覽廳內參觀的人潮

二十二件唐代金銀嵌飾片之一，發掘於1991年



中國大陸的許多省份雖然都有黃金礦產，產量也不少，但是由於需求高，仍然不敷所需，因此唐代即已經接受鄰近的韓國、南詔、西藏等國家所呈獻的黃金當作朝貢品。至於銀，和黃金比較起來，中國大陸的銀產量不大，雖然銀不像黃金和錫礦那麼容易冶煉，但是它的高度延展的特性，（一公克的純銀可以被拉成超過一公里長的精細銀絲）使得它很早就被廣泛地運用在裝飾上，根據歷史學者的統計，在九世紀中期的時候，銀的用量竟然首度超過黃金，而依據目前的考古資料也顯示，在甘肅所發現的銀製鼻環，可以追溯到紀元前一千六百年。

早期中國的金銀工藝沿用傳統製陶與青銅器的技術，主要以陶模澆鑄與脫蠟法為主，目前我們仍然可以在保存在日本奈良的製品上，窺知唐代的金銀工藝風格。而在接受中亞影響之後的中國工匠，金銀工藝技術大幅提高，並發展出多種裝飾的技巧。

鑲金雕銀展風華

凸紋細工是在金銀片的底下，墊一塊質地硬

度適中的物質，如松脂之類，再利用背面錘打、鑽孔以及打點的方式，在另一面做出高起浮凸的花紋。

凹紋與雕刻凹紋是利用錘打與鈍頭的鑽子在金銀片的正面做出凹下的圖案。雕刻則是將金銀以刻劃溝槽的方式，雕繪出所要的圖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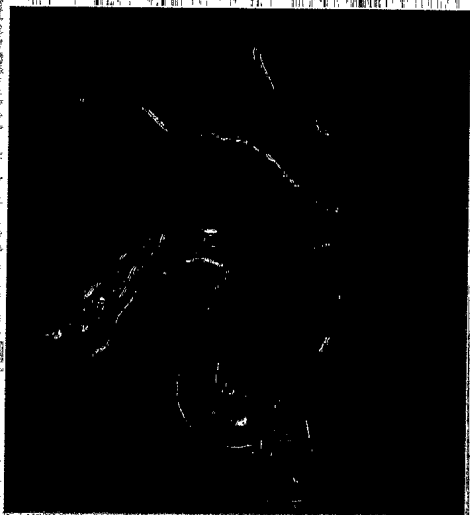
珍珠地紋是利用有內凹的環形頭工具，在金銀片表面做出一個個內凹的環形圖案，俗稱「珍珠地」紋飾。

絲線細工是應用金銀絲線做成裝飾的圖案，有時候它們被焊接在特定的背景上，有時候它們則被做成網狀細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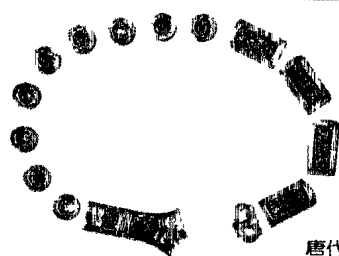
粒狀細工是應用金銀珠狀顆粒鑲嵌或焊接或熔接在特定的背景上，自漢代開始此項技術已經被普遍應用，而在許多唐代的髮簪和金銀器都是應用此種技術。

鑲金(鑲銀)依據學者的看法，一直到戰國時代，鑲金的技術才開始被應用，其方法是將汞

鐵心鑲金釵，1975年出土於陝西



唐代鑲金釵，1979年西安文物商店上交西安文物保管所



唐代金飾玉帶，1992年發掘於陝西

合金或金箔，以平均而薄層的方式固定在其他材質的器身表面上。最常見的是將金或銀與汞混合，塗敷在金屬器表面上，再用火烘烤，使水銀逸出，只留下金或銀在表面上，然後再行打磨與拋光。

貼金箔的方式主要用在粗糙的器表，在現存西周的木器漆器和銅器上，可以看到此種技術的應用，而在現存唐代的敦煌壁畫上，更被藝術家應用在繪畫上，另外，唐代的工匠也盛行在銀器上做局部鑲金，使得金銀交輝，更添華貴的氣息。

經過長期的試驗，中國的工匠在中亞的金銀技術基礎上，逐漸在唐代發展出屬於自己的風格，在展場中，一條一九九二年出土的唐代的白玉帶，在每一塊白玉的黃金背景上，鑲嵌各色寶石。一塊一九八八年出土的白玉飾板，陰刻的圖案以泥金填滿。另外一件描金楓葉紋藍琉璃盤，是唐懿宗在公元八七四年賜予法門寺的十三件琉璃盤之一，通體透藍，陰刻圖案填滿澄黃的泥金，學界認為是自波斯或中亞國家引進的，這些例證正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最佳證明。

正確而完備，可以忠實體現自秦朝到唐代，中原各種手工藝發展的代表性傑作，尤其是唐代的金銀工藝的風采，除此之外，從金銀器的華美和其應用技術，以及其所展現的內在意義，我們也可以感知更深一層的美學、歷史與社會的意涵，大唐盛世與中亞西亞的文化交流、唐代貴族對金銀的崇拜、奢華的風氣與崇尚華麗的品味，以及佛教在唐代的興盛而導致毀佛的歷史，似乎一頁頁，一幕幕地，不斷地在金銀的交輝中若隱若現。

（「中國黃金時代的地下珍寶(Buried Treasures from China's Golden ages)」將在大英博物館展覽至公元兩千年二月二十日）



唐代金飾白玉鐲一對，1970年發掘於西安

此一展覽所呈現的各種工藝美術品，出土資料